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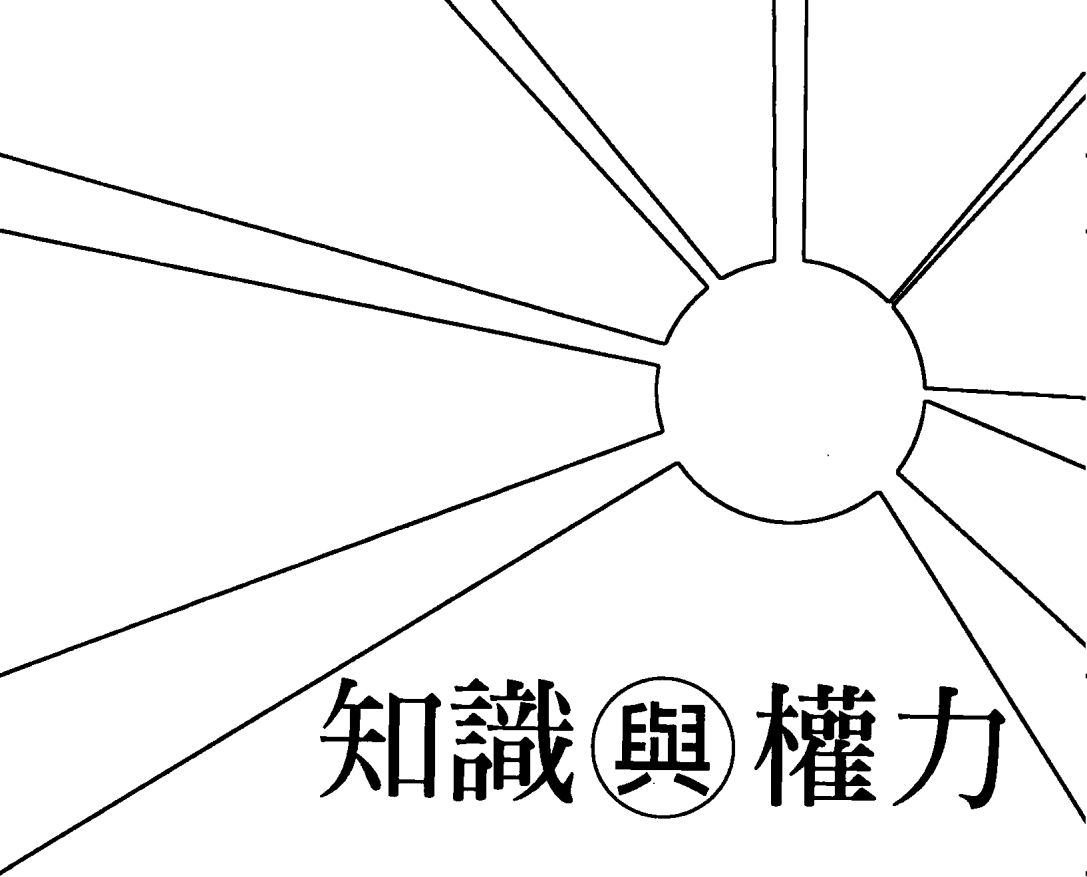
知識 與 權力

DETECT

李偉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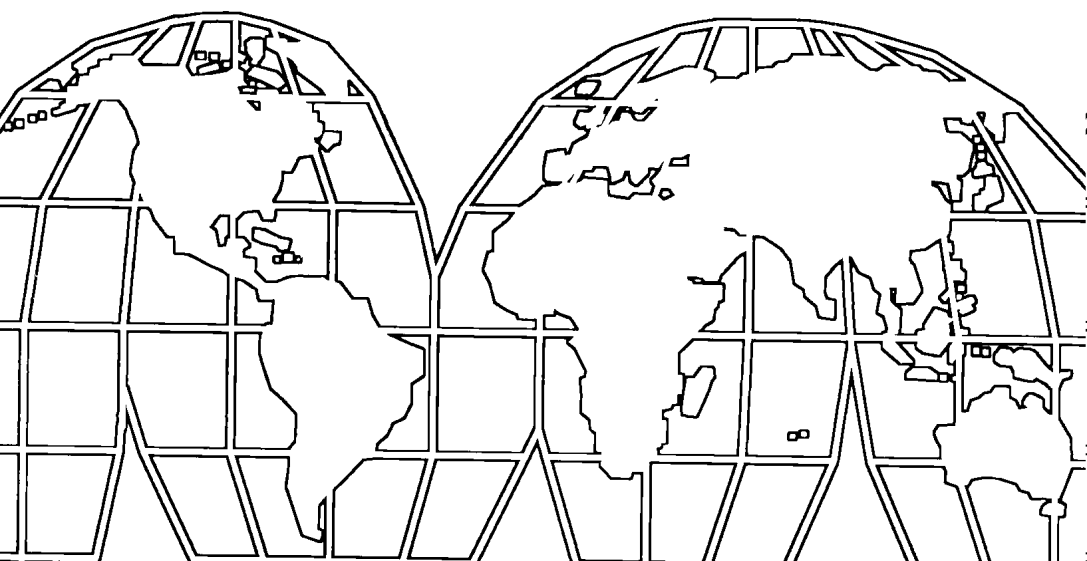
對科學主義的反思

knowledge and power



知識與權力

李偉俠◎著



知識與權力

著 者／李偉俠
出 版 者／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葉忠賢
總 編 輯／林新倫
登 記 證／局版北市業字第1117 號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 號5 樓之6
電 話／(02)2366-0309
傳 真／(02)2366-0310
E - mail／service@ycrc.com.tw
網 址／<http://www.ycrc.com.tw>
郵撥帳號／19735365
戶 名／葉忠賢
法律顧問／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印 刷／鼎易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5 年1 月
定 價／新台幣400 元
I S B N／957-818-699-1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叢書序

文化向來是政治學研究中為人忽略的課題，因為文化涉及主觀的價值與情感，它賦予人類為了因應特定時空所仰賴的主體意識，從而得以進行各種發展並創意調整，故與當代政治學追求跨越時空的行為法則，甚至企圖預測歷史進程的必然途徑，可說是南轅北轍的思惟模式。正因為如此，西方主流政治學的研究議程中，存在著對文化的展開起封閉凝固作用的知識論，當這個議程經由近二十年來留學西方的學者帶回國內之後，也已經對在地政治知識的追求產生封鎖的效果。

在這樣的知識社會學背景之下，「知識政治與文化」系列推出了，這乃是揚智文化盡其心力，回歸在地的勇敢表現，不僅率出版界的先聲，向西方科學主義主宰的文化霸權宣告脫離，更也有助於開拓本土的知識視野，為在地文化的不受主導做出見證。這個系列的誕生，呼喚著知識界，共同來發揮創意的精神，釋放流動的能量，為邁進新世紀的政治學，注入人性與藝術的氣質。



「知識政治與文化」系列徵求具有批判精神的稿件，凡是能對主流政治學知識進行批判與反省的嘗試，尤其是作品能在歷史與文化脈絡當中，發掘出受到忽視的弱勢，或在主流論述霸權中，解析出潛藏的生機，都是系列作者群的盟友，敬請不吝加入這個系列。不論是知識界勇於反思的先進同仁，或亟思超越法則規範的初生之犢，都歡迎前來討論出版計畫；學位論文寫作者如懷有相關研究旨趣，歡迎在大綱階段便及早來函賜教。

我們期盼伴隨著系列一起成長，任由自己從巍峨皇殿的想像中覺醒，掀開精匠術語的包裝，認真傾聽，細心體會，享受驚奇，讓文化研究的氣息蔚然成風。

叢書主編
石之瑜

自序

關於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是非常複雜且龐大的問題，本文算是一個頗不自量力的探索，不過我也很高興在寫完之後，還是能夠找到一個思考許多問題的立足之處。

初看這個題目，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後現代主義，而後現代主義又讓人聯想到解構、批判甚至破壞。這個題目的確和後現代主義息息相關，但如果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就是將權力和知識完全等同，則是低估了後現代主義的深度，也不是本文想要支持的論點。

後現代主義的產生和散播，有其背後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尤其與歐洲的哲學思想，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西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在物質生活上造成的深刻衝擊密切相關，因此在瞭解他們對知識的反省的同時，有相當多特定的時空背景因素不能被忽略。如果直接從我們自身的文化背景去借用後現代主義來批判事情，很容易導致錯誤的結論。不過要在寫作過程中時時警惕這些問題並不太容易，畢竟我

們吸收的西方知識，和我們自己面對的生活與文化緊緊相依，要擺脫這些影響並不容易，而我也承認在我的書中多少會找到硬套西方標準的謬誤。

就整本書的論點來看，我相信權力對知識有一定的支配、形塑和傳播的作用，但也認同認識論在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這兩種力量不是簡單的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對立就可以說明，因為如果僅用理性與非理性的尺度來看待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將很容易陷入各說各話的泥沼。我從傅柯、布爾迪厄和許多思想家那裡，援用他們的論點去深入討論這個問題。從他們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知道，知識不是獨立在我們的生活之外的客觀實體，抽象的邏輯符號並不能表現真理，學院也不是知識的最主要來源，因為知識和生活是相互緊密糾纏的。如果我們欲使知識能夠改善我們的生活，不能只在學院中耕耘即可，也必須正視構成知識的各種力量和機制，承認那些宣稱客觀性的知識，在實踐的過程中，總是使某些人受益，也讓某些人犧牲，而且正是由各種利益和慾望交錯而成的複雜機制，在默默支撐著整個知識體系。

本文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的獎助，這份獎助金讓我有



充分的資源做研究。在石之瑜老師的大力幫助下，這本書才能順利出版，而且石老師獨步學界的思想給了我很多啓發，從課堂、讀書會和許多討論中，我總是可以從中獲益，得到新的觀點，石老師給予我各方面的支持與鼓勵，我始終銘感肺腑內。在寫作的過程中，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親，以及我生活中的伴侶、學術上的伙伴——群英。若沒有我父親的辛勞，我無法專注於我的興趣和研究，他對我各方面的扶持是我最大的支柱。和群英之間的討論讓我解開許多疑惑，在撰寫過程中她也替我分擔不少的煩悶，她細心的幫我修改，給我許多意見，她的敏銳思維總能適時的讓我找到新的思考方向，這本書是我和她共同完成的成果。文成、國璽、吉雄、樹山、冠頤、尚志等這些朋友很認真的給予我許多寶貴的評論和意見，我才能知道我所忽略的思考盲點，我非常感謝他們。朱雲漢老師、吳玉山老師、徐振國老師、蕭全政老師、黃競涓老師、林淑芬老師給予我很多重要的意見和批評，使我更謹慎、謙遜地面對我所寫出的東西，若將來我的思考和文字能更成熟，都得感謝這些老師和朋友。

另外由東華大學和教育部國家講座合辦的中國大陸研究方法的研習營中，我從許多學長姐的討論獲得很豐富的成果，這些收穫和我在本書中處理的議題息息相關，我很謝謝



登及、信賢、修倫、瓊萩、弘遠、中興這些學長姐和同學，能讓我從其他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想法。最後要謝謝揚智文化黃美雯小姐和姚奉綺小姐的幫助與配合，這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知識與權力 / 李偉俠著. -- 初版. -- 臺北市
：揚智文化, 2005[民94]

面；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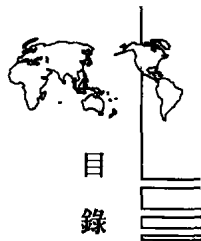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18-699-1(平裝)

1. 知識論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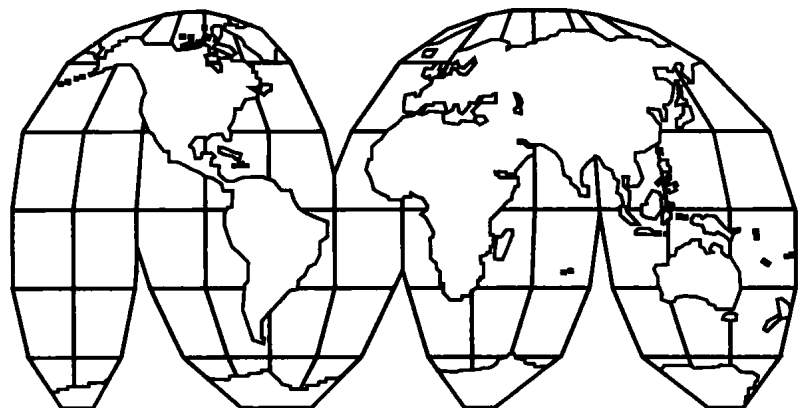
93024078



目錄

叢書序	i
自序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6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2
第四節 全書架構	14
第二章 後現代主義對客觀知識的批判	29
第一節 實證主義的認識論遺產	31
實證主義的歷史背景	31
實證主義的認識論遺產	42
第二節 後實證主義的論爭概述	55
歷史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抗：	
孔恩、費耶本 V.S 巴柏、拉卡托斯	55
現象學、詮釋學與批判理論	68
第三節 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	85
後現代主義的概念脈絡	85
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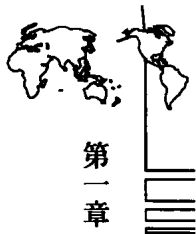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傅柯與布爾迪厄	143
第一節 傅柯	145
考古學	146
系譜學	162
抵抗：權力與主體	176
評論	188
第二節 布爾迪厄	198
布爾迪厄的概念工具箱：	
場域、資本與生存心態	199
語言、權力與象徵暴力	210
學院謬誤的批判：認識論與學術場域	223
反思社會學：政治、倫理與認識論	230
評論	240
第四章 權力、認識論與客觀知識	261
第一節 傅柯和布爾迪厄的對話	263
權力與抵抗	263
認識論與反思性	272
第二節 知識與生活	281
再看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	281
生活、遊戲與知識	289
第五章 結論——蒼白的真理之外	299
後記	300
參考書目	315



• 第一章 •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社會科學是否為一種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否有本質上的區別」、「社會科學是否可使用和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等議題，是自實證主義（positivism）發展以來一直被熱烈討論的問題¹。作為社會科學學門之一的政治科學，其知識型態自然深受這些爭論所影響。在二十世紀，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發展中²，實證主義的批判者開始對追尋真理和知識的方法，以及客觀知識的普遍性有深刻的反省。在認識論方面，他們懷疑是否存在一種精確方法，可以獲得或逼近客觀知識；在本體論上，則認為知識的語言和理性基礎並不如實證主義所認為的穩固。另外，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知識會因權力的滲透作用而扭曲³。簡單而言，社會科學的知識基礎正面臨解構性的批判，不過，也有一些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正努力重建新的知識基礎。

實證主義認為嚴謹的方法論是獲得客觀知識的基礎，但這種基礎在詮釋學、現象學、批判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和

後結構主義等學派的挑戰之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理論家對客觀知識充滿不信任感⁴。深受實證主義思潮影響的政治學，也同樣受到實證主義批判聲浪的衝擊，包括方法論、核心概念和學科領域都受到鬆動。例如，「權力」作為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在後現代思潮中被賦予更強的生命力，使得「政治」幾乎無所不在；又如八〇年代興起的「文化研究」⁵，使得政治的意義逐漸跨越主流政治學的範疇。此外，政治學雖然在方法論上逐漸發展出具體的規範，以達到「科學」的知識標準，但在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下，支持客觀知識的基礎（方法論和認識論）和解構客觀知識的基礎（權力）之間呈現出緊繃的張力。也由於權力因素被帶進知識本質和方法的爭論，使得那些吸收西方知識、又反抗西方霸權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西方的政治反抗和知識反抗的立場，出現相互糾纏的現象⁶。

客觀知識的基礎和判準究竟存在與否，以及社會科學研究者面對知識的態度，深切影響到知識的實踐功能和意義。實證主義（或啓蒙理性的傳統）認為通過人的理性思考以及精確的方法論工具便可以得到較為客觀的知識⁷，且在研究對象的過程中，研究者處於客觀中立的位置，不滲入自身的價值判斷，是獲得客觀知識的充分條件。但若構成知識的基



礎是經由權力、政治乃至於社會文化的交錯影響，則各種知識都具有相對性，以致人們的政治共識和團結基礎也同樣失去根基。當不同種族、性別和階級的人們各自持有不同的理性和知識，相互對抗的時候，沒有更高層次的理性方法來證明誰是誰非；社會科學家也因為其生產的知識帶有政治性，而使得研究者之間理性論辯的基礎受到侵蝕。

本書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探討權力運作的機制，以及強調可以獲得或逼近客觀知識的認識論，兩者會將知識的功能導向何方，認識論能削弱權力對知識的影響力，還是強化權力制約知識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要如何重新看待知識的意義、知識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是否有方法重建知識的客觀性。由於後現代主義對客觀知識的批判中，較偏重抽象的哲學層次，缺乏現實運作機制的探討⁸，故本書試圖從「權力——認識論」兩者的張力中，討論出知識生產的機制，以及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具體態度。總結來說，以下三點是本書主要的目的：

- 一、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思潮轉變，說明它們的知識立場為何，以及知識的意義發生何種變化。